

起源于1938年3月的山东机器厂,1949年1月正式建厂。由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分散于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等我军的各修械厂、所合编而成,是我军华东地区的第一个兵工厂。几代兵工人用他们的勤奋与才智、忠诚和奉献,使企业实现了从军械修理到常规武器生产,从单一军品到军民品结合,再到高科技武器研制的跨越。

从兵器遗迹重温那些抗战岁月

——山东机器厂的前世今生

□闫盛霆 陶安黎 曹永福

91岁老革命,见证兵工印记

此刻,穿行在山东特种工业集团老厂区,斑驳的厂房、耸立的瞭望塔、幽深的防空洞……都在默默地告诉我们,在艰难岁月里,兵工厂人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杜文明是山东机器厂的“老兵工”,出生于文登,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谈及当年的经历,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1942年,年仅18岁的杜文明怀着满腔热血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投身到敌后的八路军兵工厂。由于他聪明伶俐,吃苦耐劳,很快当了班长。有了重要任务,厂长就会找到他,让他带头干。那时兵工厂的条件极其艰苦,缺原料、少劳力、无技术,制造子弹、手榴弹、地雷用的是最原始的技术。他们把捡来的废弹壳经手工加工,重新装药、装配底火并加上弹头,造出新的子弹,也就是所谓的“复装子弹”,虽说这样的子弹质量相对较差,但照样能够消灭敌人。

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杜文明老人对当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他回忆说,危险性最大的是造手榴弹,填充装配火药、雷管,加上拉绳,全是手工作业,尤其是雷管的装配,需要挤压按实,稍不留神,就会引起爆炸。但那个时候他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脑子里装的全是任务,不讲任何条件。有的工友在操作中不慎被炸伤甚至牺牲,其他工友立马接上继续干。来了紧急任务,常常一干就是几天几夜,连饭都忘了吃。“大家只要一想到能为前方战士输送弹药打鬼子,能为赢得战斗胜利增添一分保障,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抗日战争以来山东地区发生的历次战役,用的武器和弹药大部分是我们制造的。”老人充满自豪地说。

曾有军事专家做过统计,以1940年为例,敌我双方的武器弹药配备是这样的:八路军总兵力约40万,有步枪9万,另有手枪近5000支,轻机枪680挺,重机枪195挺,掷弹筒108架,迫击炮156座,其他各种炮47门,但步枪子弹平均每枪不足20粒,手枪子弹平均每枪23粒,轻机枪子弹平均每枪30粒,掷弹筒和迫击炮平均都只有3颗炮弹。而这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人数比八路军少将近4万人,但步枪超过八路军2万余支,轻机枪为八路军的8.5倍,重机枪为八路军的7.4倍,掷弹筒为八路军的67倍,迫击炮为八路军的23倍,且弹药充足,还有大批坦克、飞机等重型装备。

说起当年牺牲的工友,杜文明老人不由老泪纵横。他一再慨叹,不容易,太不容易了!那时拼的就是一股无私无畏的信念,一种豁出去的决心。老人的话,让我们的脑海又一次浮现出刚刚看到的兵工旧址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更感到建立中国



“老兵工”杜文明感慨话当年



山东机器厂兵器生产老厂房

现代兵器文化创意园是一件有历史责任感的事。

忆抗战,铸就兵工奇迹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部长篇小说《苦菜花》深入人心,作家冯德英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然而读者却不见得知道,书中描写的随军兵工厂英雄人物纪铁工的形象,就是胶东抗日烽火中人民兵工的真实艺术再现。

1937年1月,日寇铁蹄踏入齐鲁大地。一年间,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县城,津浦、胶济铁路和主要公路干线先后被日军占领。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抗日的计划。至1938年底,山东抗日游击队发展到30000余人,12月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为满足战争武器弹药需要,山东各界积极响应省委“有人出人,有物出物,有枪出枪,团结抗日”的号召,一批不愿当亡国奴的手艺人——打铁的、修锅的、修车的、做鞭炮的……纷纷带着自己的工具——虎钳、锉刀、红炉、铁锤、风箱等等,加入人民军队随军修械,1938年3月,诞生了被誉为“一担挑”的随军修械所,孕育了山东人民兵工这支“步行铁军”。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扩大,“山东人民兵工”不断发展壮大。从制造黑火药、手榴弹、地雷、复装子弹以及维修各类枪支、钢炮等简单产品开始,到造出高级发射药、火炸药、大口径迫击炮及炮弹、捷克式轻机枪等,生产的弹药武器源源不断地补给山东以及华东作

战的人民军队,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1949年,随着山东地区的全面解放,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兵器事业、支援全国解放,成为重要任务。1月28日,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工矿部第一军工局将所属鲁中二厂、鲁中三厂、滨海五厂、滨海八厂、鲁南十厂、鲁中六厂、鲁南九厂的主要部分,迁至现博山区五阳山下东石马村,合编组建“82毫米迫击炮厂”,标志着山东人民兵工厂正式诞生。1950年1月1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工矿部决定将“八二迫击炮厂”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工矿部兵工局第一兵工厂”,1951年7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将厂名定为“中央兵工总局山东兵工总厂”,为之后历次国际争端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一时大显神威,战果辉煌。

为加快山东人民兵工的发展,经多方论证考察,从机动灵活、便于隐蔽、运输方便等多重因素考虑,鉴于博山区八陡镇石炭坞有专业战备铁路,公路处于进入鲁中咽喉要冲,且地势险要、煤炭电力保障能力强等特点,国家先后在石炭坞划拨多块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山东兵工总局聘请苏联专家在石炭坞设计并援助建设了淄博市第一座二层办公楼。1951年8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中央兵工总局山东兵工总厂”由石马厂搬迁至石炭坞东厂区庆祝大会。时至今日,山东人民兵工在此已经发展壮大近70年。后来先后更名为山东机器厂、山东机器(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名称,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阅人文 知齐鲁

刊前絮语

在兵器中薪火相传

□徐静

上个月,由本报承办的“济南首届国防兵器展”曾迎来10余万热心观众的参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歼15舰载战斗机成为展览期间的人气王,陆100高射炮、63A式水陆两栖坦克等13款国之重器也一齐亮相,兵器迷们可算是一饱眼福。

早在两千年前,孙武便说过:“兵者,国之大事也。”事实证明,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首先用于战争,甚至许多科技成果都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才得以生产和发展。所以,兵器发展史既能见证一段战火硝烟的记忆,还能突出展现历史的雄阔画卷。在2015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头,通过对兵器文化的诠释和解读,让处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更直观、更透彻地了解兵器的发展,牢记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和苦难,让一种传统薪火相传,让一种精神流芳后世,显得尤为必要。

《从兵器遗迹重温那些抗战岁月》这篇文章就讲述了在抗战过程中,作为八路军后方武器弹药保障的人民兵工,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冒着随时遭敌人轰炸、偷袭、暗杀以及汉奸出卖等危险,为每一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就是这群默默奉献的兵工人,由原来的随军厂(所),到相对固定的兵工厂,再到目前汇聚于一起的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抒写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树立起一座座英雄的丰碑,凝聚起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老兵工精神。

本周二,有关9月3日胜利日阅兵安排的消息,使得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逐渐进入密集与高潮期,我们的抗战征文活动最近收到的稿子也特别丰富。在《缅怀抗战烈士姚第鸿》一文中,21岁就出任共青团山东省特别委员会书记的姚第鸿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先驱者,他以自己的激情影响着周围的同志;利用父亲姚以价任山东省政府高等参议的便利油印传单、搜集情报。1931年胡允恭初到济南恢复济南市委时,起初只找到10名党员。胡召集会议,为只有10名党员如何开展济南党的工作而焦虑,姚第鸿和另一名党员发言积极,态度坚定:十个人就十个人,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共产党人不怕艰险,齐心协力,完全可以搞好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革命热情与决心,才使得1938年在聊城抗战中,姚第鸿和范筑先将军及600余名将士一起为国壮烈捐躯,正是“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惜”。读了这篇文章,心中会对年轻的姚第鸿烈士油然而生一种敬重和怀念之情。



□王海军

32年前,风华正茂的我对摄影充满热情,但因为手头没有相机,能够参加摄影实践的机会很少,充其量也只是“纸上谈兵”。

苍天不负有心人,1985年10月,在工厂从事宣传工作的我,有幸参加了济南市机械局举办的“新闻摄影通讯报道员培训班”,培训班为期一周。主办方请来了报社的专职摄影记者给我们授课,系统讲解了摄影的基础知识与实践经验,并先后

当年的摄影“发烧友”

组织培训班学员到济南趵突泉、淄博等地进行摄影实践和采风。

这张照片是我们培训班部分学员在趵突泉公园的合影,后排右二站立的就是当年23岁的我。当时,单位还没有照相机,个人更无力购买那时的奢侈品。于是,我便想方设法把家中大姐夫最为珍爱的120牡丹牌相机借来,着实过了一把拍照瘾。合影照片中的几位摄影培训班同学,三十年来大部分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是否还坚

持摄影这个爱好。但我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丢掉对摄影艺术的挚爱,在摄影艺术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的大变革时期,我依然是热爱有加,几近痴迷。每年活跃在各个摄影组织当中,跋山涉水,走南闯北,行走在蓝天白云之下,陶冶性情,圆我的摄影梦。

很感谢这次培训班对我的熏陶与启蒙,也深切怀念和我一起参加培训的各位学友,愿我们友谊长存,永远记住这一年轻且美好的时光!



趵突泉合影留念(后排右二为作者)。